霜紅龕集

霜紅龕集卷十七

陽曲傅山青主

書後

題湯妾人張氏死烈辭後張刻作三復雪開士

文字直如此做直樸不枝可喜也數年來見開士文筆頗多此漸進自然矣是學問大進處清清割割造此一道不蔓不枝先儒云只有可減無可添與禪學解黏一般詩亦當如此作可取鹿門先生五言細讀造就當世一詩僧不難也此意雪林極解有作時時請益不眞不淡處即毀却專向自己心地上作老實話韻也可出韻

也可黏連向背都是方內人取第工夫高格高調全不用也

書張維遇志狀後

平定張生煜不忍厥父維遇之不聞於鄉也列其行請居實誌墓復欲老夫言老夫學老莊者也于世間諸仁義事實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不過于居實之誌喔喔耳又惡用之老夫以別眼看維遇其敢死爲勝狀誌皆云以少不謹致疾名際而字遇際遇若此敢死于䀹䑛與敢死于沙場等也且道今世縱酒悅色以期于死者吾黨有幾人哉吾最喜㗐州中河漏每過州知交

輒爲設河漏遂皆競精河漏之法而吾嘗曰平定無河漏矣維遇亦吾一泂漏檀越也居東門小亭藏古梅一株高丈三四尺傳爲百餘年物初爲某百戸家所藏轉而至維遇家歲寒時著花高植不受俗物攀齅又冬青一茇亦不類常所見搏搏濃茂一老幹耳復于根旁小分一枝瘦縮並舉枝頭葉皆以少爲貴如劉松年畫松法吾每於此啜河漏輒多進一半碗如梅冬青之勸我也無何梅與冬青無故忽枯死而維遇亦隨物故異哉煜能讀書鈔書皆始終筆畫精細不怠是州中一後輩好學人也即此維遇有子聞維遇者倘頗友朋之言哉

書承務君墓誌後

此字爲周公瑕容晉時請書之刻亦精先承務本俊男子肖山此誌多掉書袋反失其生平由前輩學古文詞者只了得作誌文事亦如帖括營生原不能洞識人之大槩故百十誌文徑如一篇改頭換尾只塡其姓字子孫耳可笑之甚山向藏承務君誥參藩官睢陳一冡書字法森逸多奇氣中有爾做官只要體帖公生明廉生威六字足矣書末又大書一行曰切忌乘怒責人先四祖時隨祖任中又曰四小子在彼不讀書便送來我一頓打死等語山擬橅作家傳書法遭亂失之矣附記于

此令子弟知若此此誌艮不足爲承務重也

書郝巽彦卷

郝巽彦者諝胥也少年如越音無問人未死先一年六七月間忽持一卷屬余爲其生平無回護去冬年夏偶中疫死巽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即巽彦亦有焉巽彦陽曲岡上人世史學使者家積諳學政至巽彦特聰敏異於其祖父故名巽彦從師習時文業十六七時業且通幾誤中酸腐惡成諸生定有識不失轉更卒以其諝胥嗣先業而自字太素義有取于澹泊如不欲因先世熟業來諸生熱鶩甲申以後學政大新諸老史讓能

捧案登巽彥掌故巽彥既聰敏當兼牘諝遂不肯終無
所用然時移勢巽人不巽巽彥獨巽之提學其提學巽
彥底提學弟子員其弟子員巽彥底弟子員卽巽彥胥
其胥巽彥亦底胥能以其諝挾鶩尾從陰康氏爲婆羅
門倒行常人駭之達者許之因利乘便高才捷足不當
如是邪賀雞囁嚅辟咡不言而睒灼灼華諸門牆大素
於是乎大豔巽彥復能大度不刻契賚人拔十得五酬
歌行樂食客亦日數十人初亂後諸無俚依之如小薛
邑厥厥類嫉之日擬發厥陰會有旣空橐籍曼名羣閧于
蹊厥類慫恿擁使者投牒日數十紙既聲章著人方睥

睨異彥之劇之異彥獨暇之乃以其譜飛而之燕既負
燕諸閧及使者無如之何復以其譜胥尚書部有某尚
書亦以如幻三昧塗負疲津梁可其譜寵異之適尚書
被搆不得其媒孽原委苦難縷析習而異彥又能其譜
鉥誘之攫得其對者章致尚書尚書一夜辦之遂得要
領不大敗尚書益娓娓之若此譜者喻之小則櫻桃檝也
以大則如文季治璧然皆急而點慶糟聞之非滎陽渙
則靈昌鉥堂任之卒得力無何以譜得淮安外河主簿
時淮安守亦山西石樓人諺所謂情懷者也酉戌間為
諸生亦熱逐異彥異彥亦依之多有所侮借而守又適

與判搆羅異彥詞中被繫當治察禁出一單袖中予異彥教之許判判由是敗而異彥亦解任不歸里由水路之燕復以其譜與諸部胥往來有越陶亦以其譜圖胥異彥又損行槖陰輔之約分潤食指繁無俚學畫美人鐙薄佐薪水而又以其譜爲不交爾名散人多識燕山景秀郎耶吏有慕燕玉卒能致之盡狎邪歡譜至此殆妙不可言矣蓋異彥本晉人久游燕多狎越人故徑欲越人加久客不無緩急鞅掌太息式蛺蝶之遨游東園不屑髑下之脫千日而始爲鴝掇待其微翩翩須翅遷氣化蠢逢有足甜盤而探之百穿洞房造蜜爲傾諸於

是苛矣又七八年倦遊歸岡上里不諳寂寞猶欲用所未足游戲鎮帳即未嘗荷戈持戟聊復冀半澳行間或解后稱快寄猶向寒雲試射聲之意無俾益工繪事由美人至花草翎毛復略倣山水平遠譌而老山人矣然仍有與與少年歌曲逢塲輿興時狂一嬲參軍復習不媿而忘人雖崑山老倉𪄠商咄夷之似且可以得意自解頭得大壽不死然竟死予傷其有不肯湮没之志輒追書此遺其子雲鵬雲鵬亦能畫畫更精妙於異彥而爲人恬靜不能以繪事高自置頗有德者以異彥家法論之得此子得此子予既書此復追惜太素晚日貧乏若

尙不大負當此時大出㚒爲一手力才能縣官不足道也以彼其風流俊黠餙以文雅焚香喫茶貫一進士及第何有天下之才應運而生如太素語者幾人卽太素得及第猶今日大照上上缺也惜計不早及此

書馮吶生詩後

晉雅晚近盛於析城高都太原以北大寥寥矣賢橋梓以鴈門奇氣旗鼓中原山中之人久從人處讀琳瑯百十篇相其中外不可測度私謂當有鏗鋐鈞部用昭光岳今乃得親炙公子風期慨傾珠玉使寒儉之夫眼眩心悸得未曾有衍迤大鹵自應有斯人有斯文南華老

仙論大巫小巫固精乎其喻而老夫常自謂爲衰巫尙敢向壯巫手中傳葩哉以年富力强之人據五車三峽之勢不知究竟當何底止令我短氣短氣

書易疑後

此西河胡公子季子于野兄弟所爲易學也義概自不愜本義而樹季子自敘甚辨爨無慮八九易每易輒示老夫謂老夫亦頗習易老夫於此實不敢曰知矧周知闡廣成子治屯蒙二卦之言後但取經中最明顯不費探索者獨得地山謙一卦而爲之及讀公子之易通析訓詁研理崇文老夫始知何鳳棲之學非楊伯醜所測

從此西河有胡氏之易卜山書院得未曾有天挺兩公子以經學董西河西河行有六種震動矣因通論兩公子蓋老夫畏友也爲詩畏其詩不屑中晚爲文畏其文不屑爲韓爲柳爲醫畏其醫內難諸方書斤斤上口論古今得失成敗指掌嫿審令老夫瞠乎其後今爲經先儒有不能解免者矧瞶瞶之老夫乎然而尊紫陽之義者行當仇兩公子兩公子非倍紫陽者喝佛罵祖佛祖與之學紫陽之學當以兩公子爲適派惜乎老夫此言且無所可諭若兩公子少得時行道有一步不法紫陽老夫不信也復惜乎兩公子天既窮之令窮經矣格心

論道豈或有時乎大要有時亦不足爲兩公子增重若無之兩公子以經儒傳世爲淸白郎官振振流風益知天之報施在此不在彼

書文賦後

我今讚歎於彼陸生作文利害隨子之變各人甘苦各各自知未聞得證而不斷臂人喜亦喜人悲亦悲毫沒交涉謂獲至寶蠡魚募緣沿門乞討原非豐生無此文福滿眼芳潤其奈不潄重淵有魚子無鈎何曾雲有翰奈汝無繳披者未得而況未披古今須臾四海一瞬課虛責有叩寂求音敢不按部趨來就班至意司契離方

遯圓片言居要其警安在怵他我先雖愛必捐牢落無偶非汝境界無上甚深不向汝道竭情多悔瘁意寡尤茲物在我汝其竭之勠力非余作何見解空懷自惋爲可憐慇陸生陸生莫爲人道無耳根人說亦不聞無眼識者見如不見大法不私上根不竊規矩具在能者得之慙愧珍重須下苦力

書此賦了復漫書此偈以讚士衡此陸生廿時作已寘搜入微究我今須自何曾夢見然不敢褻故以爲彌新稍稍知恥且爲來世下讀書種子耳

書侯朝宗于忠肅公論後

俟生謂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此非于公所能也生之言是矣謂上皇之居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天下之不得已亦景帝之不得已也生之言是矣謂于公斷斷不逢君之欲以取富貴生之言是矣謂于公不過其衡不開其隙是其心迹猶在趙中令之上之言也似是而非謂廢太子立見濟則于公力所能爭而公不爭公似無以解免至謂詔草一傳公亦唯唯署名揣公之意以爲發非我我非秉鈞者或天下之不我責也俟生之論非也復以爲公自念功蓋世而名震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令在我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身何所以區區楚

國之葉公猶不屑爲此而況于公侯生之論愈苛而愈非也乃至于謂公之私意以爲已之年僅卌餘而帝復甚少即一旦南宮告終則天下又無意外之變易儲所必不免此時可以力爭以爲他日之地而公不及料景帝之七年而崩何其舞文遂至于此果如侯生之言公即不能料七年之外于景帝之病亦非一日公豈不能料其不起始而易儲以防猝然之禍以之爲居功之地自固之術也侯生之言非也復謂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不主南宮可知吾謂南宮既已辱國豈可復辟在當時之臣子自不敢爲此論而古今

社稷爲重之義則如此不惟于公之心如此卽當時臣子之心亦皆如此不幸而公死而使國家有兄弟之□叔姪之嫌而公之見不及缺卽其不請儲必知儲之所在缺

書神宗御書後

追論朝事者率謂天下之弊釀于萬歷間此以膏粱公子待太平天子之言其言意實大不敬若爾則諸宸翰者亦當如徐偃王耳伏覩當日御書海潤五言十字一字整于一字一畫勁于一畫威儀恂慄無所不備以前後四十餘年太平之福曾不敢逸豫于筆墨之間其蝸

蝌蟆濩之中覽道德之精剛者從可知矣凡事上有好之下有甚焉當時以書法嗥于縉紳者莫過南董北米董則清媚米又肥厫其爲顏柳足以先後書法者無之所以董謂趙孟頫爲五百年來一人以若見解習氣仰視神宗茲製不違咫尺有汗流浹背已耳有君無臣豈筆墨間亦有然者耶言之於邑不勝淩誶昆山𥫗時苐戊午之又戊午三月也

題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後

此河東王府藏散失不全此土衲轉迦藍綱摭拾之雙塔院圓璧募貺賭緣贖置塔院擬補搆全之願力未圓

且有待于時節羅列龕前旋旋細讀至此啇字函欲鈔記所歷諸國名號遂用朱筆細標格上山僧讀之亦復有補標者往因用朱筆批點五部中一小部薄得譴責似不應于經教加筆者及覩崛㠍山藏中亦有爲不知誰何僧朱點記注者此卷中遇法師正眼超出黑學感歎泣下不禁讚頌而深口之此神州臣子心卽諸佛心也因憶納轉藍一執殿僧不知戒律宗教事而至今上殿拈香祝贊只管依舊山聞之念南無佛十六院中一鐙不息此名字有別記

書山海經後

靑羊菴主曰貧道讀山海經得妙物焉洵山之䍺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可以殺者職有口也無口則無死地文章士不必輒著述持論始爲有口始鼓殺身之禍居恒一言半句皆爲脊人忌皆是兵端介母曰言身之文也愚謂不但文幾以身爲的而積人矢鏃者袁叔都尉觀童慨昔以喑而隱得䍺之妙者也嘗大書䍺字帖菴牖爲磨兜鞬之訓進而讀天山之帝曰帝江狀如黃囊是識歌舞妙至矣貧道滑稽作䝉道人傳援帝江之義取囊而已未及黃也黃中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治天下者泥中之義而不能四達用之以爲聖人經世

之言而已是吾莊翁所謂緒餘可以爲堯舜者也老子曰盖爲腹不爲口腹也者中也囊也孔子亦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以申括囊之謹故囊者天下之妙道也然而自無口始無口而後可囊可不殺夫既囊矣而何以能舞無口矣而何以能歌此中妙道任手足以舞任口以歌者皆莫知也惟無口而囊者知之不能無口而不見殺者幸而已矣人不殺造物者殺之矣不能囊而歌舞皆歌人之歌舞人之舞者也勞瘁而已矣藍彩和之踏歌能歌者也吾知其能囊也華佗之五禽戲似知舞者矣然非囊中之舞也囊之時義至矣哉然囊難能也無

曰或可能也
庵主曰山海經不但物類奇瑰即文字之古峻皆後世文人不能擬肖或曰荒唐之言也余曰平實之理無足駭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如此輩人舉世皆是也故山海經之義息矣以山海經爲不可信者爾雅亦不可信也歷代史載方國出產以爲眞邪妄邪故通儒奇士而後可讀山海經讀山海經已難其人矣而況讀莊子者乎以實爲誕矣能以誕爲實乎

不畏雷之物二不畏霆之物一　中次七經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名曰

嘉榮服之者不霆傳山曰不畏雷者明著畏字此獨無
傳說恐非
不妬之物三獸名類菴主曰類自爲牝牡性乃不妒請
試省此妬根必竟在何處
藚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菴主曰藚草味如
葱可媚人告貧道䕺草根子可作果食遂握得削之如
冰玉亦脃嫩可嚙但味餘帶蒜臭則廢不復采若少加
鹽醯爲葅當儁於蒜耳䕺草原名鹿葱
庵主曰冬夏有雪之山三西甲首之山北姑㩇之山空
桑山貧道寒骨所宜冰魄欲逝

不瘧之物二首北號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中次六經□華之山其草多藷藇多辛苦其狀如橚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橚字卽楸字傅山曰橚說文長木貌山巧切宋玉九辯萷橚槮之可哀从木肅當卽此字然其音則如蕭左思吳都賦橚矗森萃註李善曰橚矗長直貌所六切義合說文聲頗遠矣大槪皆聲之可轉者若楸字說文自有之以山巧切轉平聲如稍音矣山巧切之入聲卽所六切以橚槮之橚轉可諧修亦不能至楸也且楸木也草安如之又曰實如瓜瓜至小如升草本不勝也須蔓

生藉地蔓生安得如楸楸葉類桐而小或其葉三歧有類楸葉耳經統曰狀不曰葉註所謂楸難通也

海外北經無腸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而無腸注所食之物直通過故傳子曰此翟省却多少委曲妙妙

太上三元保命經書識

無福之人焉敢妄希賜福回向痛省但有罪可懺耳苟心不昧隨所觸感冷水澆背粗言淺義莫非真拾吾儕小人正不須得此感稜警省一切深文奧旨自爲上根慧者設之不得浮慕於彼疑謗於此

書金光明經分別三身品後

三身品非謂無金非謂無水非謂無體非謂無空非謂
無心非謂無覺眞實妙義破諸顢頇謂西典一空字盡
之誤矣

書金光明經後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夜夢至一小梵一白衣比丘年
有二十許所說語言不多亦不能記忽於肩背拔一黃
色紈布之類上有大字數行亦不曾細辨爲何等文字
比丘但眞眞說金光明經四字聽之最響又云教當如
此亦不會問如此爲何圓壁忽然在旁來濕案云收拾
一靜室可爲此金光明經也山領之比丘又引山出至

小院窗下指一小花盆令看中從土出大紅如硃砂色不枝不葉逕若蓮瓣叅層而起瓣邊少有黃色一緣山問何花比邱曰吉祥花也遂瘖目專從崇善後門方丈借此十卷擬細讀之昔曾涉獵一過實未思維也老矣不知倘能至好一寫否

夢中看花後又忽來一闖人下馬云更可寫藥師經也

書金光明經懺悔品後

夢大河水運動手足求至彼岸由於身心不退恖則水岸皆無不可謂之無心心之徵於夢中者實實如此夢寐顛倒而竟有不顛倒時斷無認父母兄弟爲不知誰

何翁媪朋儔之時心之貞於晝夜亦較然矣山自遭變以來浸浸四十年所惡之人與衣服言語行事未嘗少爲之嬰婗將就翅趄而從之不欺之論亦頗自信謂作夢時不能自主直未夢時原無確不可拔之力耳因讀是品略記此中

霜紅龕集卷十七

霜紅龕集卷十八

陽曲傅山青主

題跋

補鑄寶賢堂帖跋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橅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遠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顚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閒汴帖橅勒無丰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遒媚出周肅上二王鉤勒猶爲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

及汝刻也故老或傳載取絳帖之石而冒之以寶賢之
名往閣諸府中老尉言取庫中分藩時所得絳帖鈎之
上石按絳帖始於潘師旦或謂爲潘駙馬帖蓋潘氏世
居絳郡故也單炳文考論最爲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博
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爲二其後絳
州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言之
石在宋代已分爲二晉藩又焉得誠而取之且寶賢次
與絳帖差互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復面帖
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第七行
行書止字新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右轉止

字不作心字鈎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報字右
邊直畫向左鈎起夢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寶賢鈎起仰
曲皆與曹氏言合鈎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儋帖多燥
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鈎之絳帖之證三且其自序
亦言取庫中涫化及絳帖鈎之謂鈎之絳帖者爲是石
經亂不全棧櫪糞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
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爲竇本遲至汝
翁令君來烹鮮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鞅掌之閒
與及銀鈎鐵畫乃延晉水段生絆鈎補鐫勒五十三塊
而頗欲還其舊觀迂人且以爲不急之務非夫風流醞

籍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除復此勝舉但有贊歎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搨本而端睨修飾之與寶本神彩不遠即名寶賢寶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不作武岡新本觀也寶本余別有說此不贅

書補郭林宗碑陰

洪景伯天下碑錄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並書在太原平晉龍泉側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側今所謂龍泉者並其地而迷之其墓側但有元人篔書謄

其文耳其隸釋及集古金石錄皆不列此文唯引水經注有之而作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哀悼作哀痛與今行文少異每疑景伯在南渡後不得收北碑有之而歐趙二錄在北宋時亦不列此何也洪於水經注所列碑後云其碑今不毀者什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前篆書頗可可而碑字陋甚至於篤鴻焉爲庶下皆作火尤鄙陋可笑不知口口公所賞識以爲漢碑者又爲何本或非吾所見者耶吾家世習漢隸間嘗

與息眉孫蓮蘇各以其手法書一本藏於家會介人士磨石要書老人不復能俯石上受苦爰以家本令蓮蘇雙鈎過之石上石工粗鑿有畫而屬離石王生艮翼對本修之豈敢唐突中郎聊以補晉金石之缺爾王生貌樸野不文而實內慧能文多所兼能醫運斤病字艮賴鍼砭是舉也蘆公正紳朱翁敏濤張長公佩實慫恿之吾樵擬百石卒史君得泰山太守處多亦間作梁鵠方嚴體蓮蘇專寫褙于長碁得其疏拙之似一本出自平定者是君別用梁鵠法非家藏三本內者僑黃老人傅山記

俯眉曰今行中郎隸書惟汝帖定册帙幕數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書蓋與附于二者之間

題宋元名人會蹟

此册中多龔鳳岡黄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晉官承奉者故多得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鑑以文章從龍池先生遊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間爲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間曾留貧道氷龕頗細爲删存之既而流轉好事俗人之手轉供櫟樾昭餘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馬好書愛畫價有土炭酸鹹之癖於中不受毒藥攻伐復得而藏之此顧物遇之數之常然遭此喪亂天下名人書畫糞盦灰燼不知凡幾即幸而未壞歸

之市井腥羶之手刼厄極矣此册何幸得歸然公子補

广亦大頁緣哉亦大頁緣哉其中枯柳寒鴉一章則右

玄得之甲申兵市中梧桐美人及毛女粗絹作綠楊紅

杏三版又係貧道冷眼物色於晉祠一財虜家告之仲

仲遂賺而有之附集中其顚癡之趣大似趙子固之於

蘭亭佳書哉翩翩千金五花紫貂壓貉圓子毛朝外金

鍰刀一鞘銀鑲腰鞓鉅胡琴唱灘詞爛醉遼煙也斜道

番語顧今日貴公子之得意腔調何不以其富强精神

因利乘便而獨迂疏好此何其不解學合時宜也貧道

倚西河則薛子文伯王子子堅與游而西河之人謂薛

王被貧道從而廢僑艾則白子居實范子垂雲與游而艾之人亦謂白范被貧道從而廢今載仲數數自昭餘來徵書問字則昭餘之人無亦謂仲被貧道從而廢耶仲勸題此册因慼今世之從貧道游者多招詬詈仲若獨行獨斷天下之奇人難得者倘當歸仲況紙上書畫哉若書畫則貧道亦好之而不精如有以趙孟頫書畫要貧道鑑者貧道固非張伯雨也

與石立書册

右立從孟廟藥市致此素册命書近詩道人之詩道人之性也支離卒易不衷於法右立數謬賞之謂特佳道

人實不欲妄自位置極自知醜劣不佳則右玄之稱幾於無目矣要之中瘕癖者酸鹹土炭本非正味而嗜之不改者病爲之也不欲違意爲書離亂中近體若干首復之右玄習醫日精必有攻瘕癖妙藥石且勿服之服之則臭詩一旦糞棄之好我不終毋乃自涼其德耶

跋忠孝傳家卷

孝符讀禮時出先生一疏一書令山書之孝符謬謂山字足以書此不知鄙書於古人字學未署夢見既屬之矣亦復勉終復之若先生忠孝之門學傳在人間又不復單在此一二篇又豈需野書以行孝符但欲藏此忠孝

之蹟於家耳故題之以忠孝傳家孝符哀毀墓次幾於滅性天篤其誠不至溘焉非偶然也一時人士亦駭其過情嗚呼此何事也而有過乎試讀前書知先生之所言卽知孝符之所行也若論書此須得端人正士手筆方稱山頹放蕩無繩檢且年來久不作楷故手嬾腕疏爾爾書此不無點辱莊語典文然孝符亦不以方內與責矣

孝符明大理寺卿日葵張公子二篇謂甲申辭聘疏廬墓答梁廣文書平定州城東有　皇清首聘名臣日葵張公神道碑相傳張公應聘中途忽曰何以見靑主乃止臨終託作墓言先生使以首聘名臣題其碣今觀辭聘疏此說或是訛傳䨇記

失題 載瀛海仙班帖中

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强致也此諸君讀書盍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孟光與郤正語此時九十餘矣尙以此望之世子可謂不倫矣而其語意則因問讀書來大概欲讀書以長智意耳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諸葛思遠德豔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少年而屑屑造門耶思遠雖年少恰是武侯賢公子非紈袴襲寵輩比而德豔爲此言正是老漢愛惜廉恥處非薄思遠也況時思遠實平

向書事若遇公事有關國家利害當與政府議之者亦
避而不逞耶孝裕之不忘知計忠也德盬之不過思遠
矜也合二老之言觀之達權貴以養廉讀經傳以見事
不偷慕不趨勢總非錡老賣老之所能也

題自臨蘭亭後

向見邢太僕家所摹定武蘭亭一味齊整標致較今諸
所行蘭亭頗懸都鄙比之唐臨絹本則不無安勉之別
矣及見胡世安所得祕府十六種第一卷即褚河南臨
本於今野本天淵絕也始想書評龍跳虎臥之語非無
端造此景響虛譽令人抹摋不得也褚臨本已爾不知

右軍眞蹟復當奈何吾縣擬龍跳似之尙恐虎臥不盡其變丁巳六月八日佛陶頗靜忽復書此一過

題趙慶門先生像 慶門名士吉字修之

此吾萬歷乙未榜進士水部郎樂平趙慶門先生像也癸未會見其謁郡守王公冠帶皆舊敝而騎一羸子質直不文因敬前輩之不事修飾大都爾爾今覩此影又非老子所見時蓋臣子遭變後矣衣冠肅恭而敬穆子孫拜禮之不但如對音容亦可並見天朝紳笏臨民之制儼然望畏念之者

題四以碣後 雪崖曰以好色之情好德以修名之法修身以畏神之覺畏人以救災之

勇敎過此先生爲九芝書也九芝幸富平嘗迎
先生與顧亭林李二曲於署中李天生賦詩美
之

九芝之郭丈令頻陽葺斗室讀書顏曰愼廬爲此四以之
言矢諸外內爲予歷訴生平艱難苦毒至於二人終天
飮泣舌卷不可忍聽因有所不敢遂有所不爲因有所
不爲益有所不敢予爲之悲其志而書之其在頻陽最
愛敬二曲李子爲西京師表尤服膺乎其謦欬之微郎
爲官可知矣

題抑甫畫 抑甫名新增

此河東府將軍宗室抑甫筆抑甫于畫實不濟事而自

置不常若其子讀書苦心則宗室中絕無此人與王中丞蒲鶴錢輝縣虛舟楊僉憲定一李司馬以仁輩結詩社苦吟吟差勝于書也然多識字以其能細讀文選諸賦也甲申兩子被殺抑甫亦病死

跋孔宙碑

緩案急挑長波鬱拂八字頗盡隸書之微若翹首揚尾直刺邪搦又専指八分璽法直邪仝佀用力矣而勁筆亦爾

題唐東巖書册 東巖名頤字子觀

此吾鄉唐東巖先生倅蘇時所得先生好文墨學古文

詞喜聱牙著有文集子孫式微不能梓行也貧道猶及見先生之子近巖老人質實無公子習傳聞訪先大夫來時每騎一驢隨一粗厮坐久厮睡熟不能起先生蹷之令牽驢不劊應笑而待其寤先大夫喜道其盛德事家藏吳中名士筆蹟頗多其祖憲副公諱希介墓誌銘是文徵仲小楷此石見在晉城一人家未毀也

書成宏文後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眞惡心殺眞惡心殺

題趙鳳白山水巨幅　趙名文徵陽曲人

此老友鳳白趙文徵畫絕不用繩尺爲丹青家蹊徑磊砢峰巒蔚丹梯也濁堂老人山題

産于筆底拔出嶔巇落勢眞奇構矣若以此專法脈求之鳳伯大笑但高誦坡仙詩作詩必是詩定知非佳詩以謝之山又題

題幼科證治準繩

姚甥持此令老夫稍爲點定一二方欲習之爲餬口資既習此實無省事之術但細細讀諸論再從老醫口授自當明解扁鵲以秦人之愛小兒卽爲小兒醫慈和愷

悌便入藥王之室愼無流於惡姿如李謐也

紀九圖吟跋

別中宿三年而見之則鬚之黑者强半余無所疑但信其工之熟耳及自言之亦不知其屬工之熟與否但曰行功過格至五十九歲之某月日夜始覺是日無毫髮自欺處翌日而鬚黑矣吾始肯之仙道在是不然以造業作凶之心而令白鬚再黑盡世閒人聞其術而行之尙有白鬚人哉趙忠毅贈道師還陽翁言似此遂題之云爾

忻州張天斗中宿少有用世志無書不讀明季癸未見知關中孫司馬題校參謀多所籌畫未幾引

退人以爲見幾順治甲午同青主繫獄散家財置
義田建生壙於忻之南自題墓碣白芬銘曰芒鞍
踏破茫烟堆崑崙頂上玉肩飛葫蘆顛倒乾坤術
華表悠悠說令威著紫髯集斗酒篇客窗嘯象緯
成書陽宅發微地理六經地理四書塋元龜鑑奇
笭儲隱知來集窺中集渾倫三夢十年底事遊洪
紀醫諸書紀九圖吟以天之九道人之八脈合九
而奠位於中也自冬至八十一日以及驚蟄之後
春分之前陽長陰消卦擬大壯卦起於復而圖位
始於坤者乃中氣寄位於坤也初九在中道行虛
無其卦在坤其象取始從中之祖氣生水氣通乎
腎一九在腎道行任脈其卦在坎其象取基坎水
生木氣通乎肝三九在肝道行督脈其卦在震其
象取開震木生火氣通乎心四九在心道行衝脈
其卦在離其象取明離火生土氣通乎脾五九在
脾道行帶脈其卦在艮其象取比艮土生金氣通
乎肺六九在肺道行陰蹻其卦在兌其象取貞兌
余少陰反象合巽氣通丹田七九丹田道行陽蹻
其卦在巽其象取合巽乃長女位應乎乾氣會於
頭八九在頭道行陽維其卦在乾其象取會乾濟

坤而成泰氣還於腹九九在腹道行陰繼其卦在坤其彖取元九起於坤而終返於坤夫坤乃藏之始數起於一而窮於九八十一數九九盡矣艮乃藏之終卦始復初其變極八六十四卦八八終矣自坤起九而始復一日一卦兩時一爻順序排成七九得夬六十三日七九告終再進六爻八九之始卦禍爻完兆乾躋壯陽出於地雷欲鳴天待九體全赫臨震位自八九之二日又有守雷候升之道焉順序應機以成大壯氳氤景象以逢純乾紀九煉神凝神悟道偏歷九九宮以圓行方道自明矣霝記

跋丹楓閣記

楓仲因夢而有閣因閣而有記閣肖其夢記肖其閣誰寶契之總之皆夢記成復屬老夫書之老夫顧能說夢者也嘗論世間極奇之人之事之物之境之變化無過

於夢而文人之筆卽極幽眇幻霍不能形容萬一然文章妙境亦若夢則不可思議矣楓仲實甚好文老夫不能爲文而能爲夢時時與楓仲誦文輒引入夢中兩人蘧蘧隨復醒而忘之我尙記憶一二楓仲徑竟忘不留此由我是說夢者也楓仲聽夢者也說夢聽夢大有徑庭哉幸而楓仲忘之若稍留於心是老夫引楓仲向黑洞洞地終無覺時矣

題山人張中宿祖塋改向圖記

形家中宿不華正倫信道任運退步非屯無子遺衮[illegible]瀆媪尊解茲義者風水許論後昆念之匪私其子[illegible]

題三教廟

佛來自西方客也故中之老子長於吾子故左之吾子主也故右之雖然他三人已經坐定了我難道拉下來不成

霜紅龕集卷十八

霜紅龕集卷十九

陽曲傅山青主

壽序　墓銘　哀辭

奉祝碩公曹先生六十歲序

舊鄉舉不復今會亦不官者則所謂無用人者也乃於吾鄉間三四人見則碩公先生一人曩與先生同筆硯於袁山之門一時沾沾自喜士惟恐其穎之不露而先生獨靜獨愼寡言吾私領之又三年而雋姚江潘皆生先生之門皆生今亦不仕再上春官不報而國變迺遂閉門謝人事讀書詠歌先生教子弟研經以需吾儕西

河時數數過先生譚子弟行肴觴有禮有法時抱三奇小郎膝上問小詩小書背誦之抱習小郎亦漸入大學三子者彬彬焉爲先生舉六十之觴禮也羣子弟友生亦皆喜曰先生六十矣從而觴之夫此六十譚何容易以余所與游今年登六十者蓋三人其閒窮愁者窮愁其可以不窮愁者又多犯吾家知止知足之戒而子弟又不必皆賢視先生之爲六十則天人矣此且無論以當今之日亦不絕人逃世亦不應世之老孝廉而虛耶而六十豈復泛泛常時常人之六十者耶吾頗論先生之無用於斯世不激不波於斯欲爲者爲之於所不欲

爲者不爲於所爲不言其所爲以求容於所不爲亦不言其所不爲以自高愈靜愈慎而內之芥蔕者幾消外之乘芥蔕而隙者亦不不消如江河三峽之長年一切濟舟之具無所不備而亦不沾沾其具弄以示人而正風旁風迎潮隨潮風波震蕩一柁默操愈靜愈慎愈變而愈不變因而載者不知其在風波中而讀書詠歌先王者亦不廢子弟友生知其如此而後先生六十之觴足舉也夫然後知靜慎者壽之本也先生自有之無庸復介先生能飲吾且介飲介飲維何我以其人藎當今之世借之不能而孤而無與亦戚戚足以損年迺綿薤

温子者先生同年友也亦杜門十三四年於今解頤一時德星和氣飲同人不覺而醉如入漢陳太邱家吾嘗屬同人此逅寒春谷也今先生儼然六十矣兩郎君富挾經術舞花筆頡頏西河名宿士跅弛欲過之皆能奉先生教有而不居猶安子弟行不犯踏是非先生之德鄰者耶先生不孤矣可喜也請一嚼翼城二袁子圃於鄉亦不應今世閉門讀書教子弟臭味與先生不謀而合先生愈不孤矣其一亦佀先生同年友者晉𦣞之膀何多隱德也可喜也請再嚼吾適今從南來復得彭城古古先生亦老孝廉不應今世汗漫去鄉國舊善騎射

今歛而不試時寄豪詩酒間幾不可知而天篤之倘偃蹇浮沈於今玆我方外之人聞之起舞增氣先生聞之能不起舞增氣者耶請三嚼是氣也蓋不可一世計矣

祝榆關馮學師七十壽

平定舊游子張生福全日絳昭武馮先生七十而來治州學清健如五十歲人甫解氈郎損橐少小理學官米鹽臨大祭競業籩豆間習竊者惕習玩者革殆有習楚望之夢者耶弟子過必款談論彌日會有公事當醵歛而又賻諸橐弟子負感之擬壽十月三日之生日要道人一言旣出兩郎君之逑臚厥席珍理學詩文以逮書

法無不足不朽者又何有於七十乃領之乃惟龍門有斯人然道人荒唐謬悠之言不足爲今世禮官一解而每有味乎管子之言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夫歡莫歡於飲酒飲酒莫歡於山水往來賓主之間州故有冠山山有呂思誠書院遺址有嘉山流杯池池則趙秉文之祠儼然在焉呂思誠三爲祭酒而以許衡爲法衡世所謂大有得於程朱而以道爲已任者也卽許衡可知思誠爲蓨時卽知刻先聖像今比屋事之者也秉文以其世之文衰弊而取疏格者也宮牆灑掃之暇若載酒挈諸弟子山水之間冠山則以呂思誠爲主人嘉山池則以

趙秉文爲主人觴詠倡和一觴一日以至百觴百日千觴千日登百年彈指耳何有於斯七十耶旣復見所註孝經則君以之教人者壽之不可量乃在斯乎乃在斯乎故以一人言之孝無終始以世界言之孝無古今世界有變而孝無變歷代史冊孝子事蹟最多奇異而至於地震山移至孝子家分而爲兩過之旣過其家復合天地鬼神之篤祜孝者如此其周也故孝者無死地也以此教人是與人爲孝者也壽不可量也惟此可進無算爵

書扇壽文立錫

先生原西極人西極之學與耶蘇同源而流少異今互爭正陪然大都以事天爲宗日按儀禮天卽或有敗數不禮天受天罸五極亦遑遑諭遵其教者奉行之無論其心之藏諸人所不見者黑白何如而儀飾諸外以對天者率之詩句詩句似此言訟過而議悔之詞立錫於其教僅不食其所最忌不食者而其餘不甚屑屑拘其教人數責讓之以爲昧於事天矣不知立錫之事天不於其衆所匍伏之寺而獨於其屋漏儼然臨汝無時不畏威懲住此甲申以來此方習周孔之人熸焉者也立錫所謂君子存之者矣此立錫之不息於天卽天不息

於玄錫者也生日前一月偶小疾人或爲虞吾曰是在周易豫之卒貞吉恒不死先聖象曰中未亡也且飲八十之酒九十五又有九十之言

此原書高麗一扇詒之頃遺扇鄭君能約略誦之復以此紙令追書一過不文之詞何足存玄文爲不於其寺獨於其屋漏一言爲能道其心事故丁甯之也理學先生聞之不知謂玄文是那家適脈又是甚麼正眼

姚鈌庵墓銘

此鈌庵姚先生之墓也先生諱思虞字元遜號賡堯又

號缺庵先世嘉定人幾代祖某遷於青而爲青人弱冠以高才中鄉試數奇數不得志春官一試蘭陽令升丞臨洮不赴解組還會國變有聘之再三辭不應禮也六十有五歲丁酉卒郎君狀要方外之銘其諸方外之人不習諛墓足銘先生也者然聞之先生則鄉之所謂狂人也還山公曰先生好飲好讀書口無俗言各有見之與飲酒道古事不可一一解環郡數百里中可與言者似不一二人是其所以狂方外之人曰飲酒讀書狂哉狂不可及狀固有之常齋酒百十甕語古今人物政事孝友任恤諸所當備家乘者須史才則方以內任也貧

道獨銘其狂銘曰人不識字之乎足怪而又篆籀盇㴲
米鹽沾沾諟諦社稷美够百斛龍文誠多耳逆臃腫病
瘦鳳吹鸞鳴折枝草蟲仰天而吟玄堂寥寥苞桑不來
聊倣其附一年百甕勿與人事柰何夫遨飲酒讀書九
頭五龍眞冷以又書對鴻蒙酒見太始性得其復典墳
期宮純純常常文亂其茂

郭九子哀辭

庚辰夏舍姪物故余傷逝壹鬱長日擁被瞻昏昏然不
出門亦不見客中楚不時作輒有句曰事了不相與情
來無柰何至十月有淛人王某者來拜予以其南士遠

來或有奇聞可喜事足發予悲悼者勉答拜其寓王龍鍾語喃喃不了問所從來曰自武安予即問武安有郭九子識之乎王曰是擴申耶八月間故矣予謂爲王別所識耳再詰始知之即屬九子王老語含喉中謂郭若擴新爲申也余驚劇曰九子死耶王曰我見李瑞神弔於其家瑞神蓋遂臣也九子與友善予即哭諸其寓閒之此邦知九子者俾哭九子焉嗚呼居實向爲予言客歲下第九子居實文伯木公偕過榆關游冠山三子皆落莫無興致委頓巖阿間告疲芻九子獨引滿向衙選古松題詠之既而蹣跚石磴直到冠山最高峰踞大石

狂笑掀髯向下大叫索酒飲亦何壯哉乃今忽然成古人追感舊游一痛一絕憶陸士衡之言曰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以爲言不禁淚涔涔承睫也九子實有祖父母父母及其妻五喪未舉今九子又死焉九子又無子其誰了此者其誰了此者越十餘日舍弟書至自京云與露盤同餞露盤實親蓋九子棺述露盤之言曰先是三月時寓京忽心動想看九子即束裝至武安看九子九子喜露盤來飲酒賦詩談笑累日夜豪氣不除也露盤尋別九子歸九子適小感癆下露盤心計當稍稍待其疾差去已九子疾益篤九子時無故輒痛哭又語露

盤我何善感傷也語已隨復哭露盤勸慰之曰子非戚戚人也何爲乎九子曰然乃强起盆飲酒作詩越中秋病大劇露盤相不能起乃與遂臣問先子後事九子曰無可言以數楮累我遂臣露盤必竟歸吾邱隴事本志耳露盤遂臣許諾九子返席殁八月二十二日也逆歲文伯古遺書致余曰九子五丧貧不能舉吾輩可義賻之河西士聞之皆樂爲今且集數十金彼中多士有風之當不後西河也而聞之析城之上黨露盤再聞之平水同志多好義爲九子了此不難矣余答書曰唯唯九子有五丧誠不可不舉九子家實貧然九子知交爲富

貴人多若一二富貴人肯損槖中金助之了此何有使我輩此義行必有假借少年以錙銖璣物附諸其中而嘐嘐自鳴我好義我能以金助郭九子喪使九子受若助葬厥祖父母父母則九子得罪厥祖父母父母我輩亦得罪九子矣文伯古遺甚韙余言姑已之乃今九子之喪竟不能舉以至於死嗚呼是無富貴人出槖中助九子者耶其有助贈之九子不受耶抑交九子者徒慕九子名言詩文未嘗以此切偲相讓而力贊之耶亦九子志有所需以此爲可徐徐者耶向使余無異議文伯古遺之說行九子之喪或能舉未可知也九子没而有

好義九子者必於此余知九子心是有哀辭曰奄人生如飈塵兮何時物之足需矧茲所以自盡兮豈他人之可遺菹䕸恐隣於罻兮亦不聞葬竭家而爲儒傷流寓屬魏士兮志存諸羊舌之墟元振没之已久兮貴人子又無堯夫豐美不得於陳遵兮王丹復重下厥機杼夫使九子而離此尤兮亦友朋之罪也騁浮藻以酬酢兮封時名以自買旣無力之可騁兮又無言以相補吾知若人自至性兮欲白其情於天下哀孝思之未著兮恐媒勞而信寡況媒孽之不必有兮誰肯恕夫賢者吁嗟可悲兮瓌材之不信憑心而不化兮卒集戾於厥身人

將以爲口實兮謂文章士爲不仁嗚呼九子此心不可持以示兮其泣下里而號天有人諾以代襄兮鬼神實聞要約之言雖死者生而生者不悔兮謂足慰重泉之棘人

祭張日葵先正文各本均無振玉據平定州志十二補

嗚呼隱哉至性老鄗上談經聞道早敬以敷政廉不飽建言議獄星日皜嘉山碩果晉之表遭時不造槃難考六十有五壽頁少嗚呼隱哉先正情瀾之頹也拳石輕一木焉支大廈傾嘉山春花紅照人嘉山娟月秋自明先生一狀無處橫甲申六十已不生蹇産歲月待河清

待之不清甘速死死而後已鍵厥口毅魂幽魄悲無已
松楸夜泣老卿士亂世會葬人觀禮禮易而哀公有子
焉焉矣矣知生死誄詞無窮忌莫矢靈之來兮鑒非彼
啟我後人誨古始（志但錄韻文而佚上半不知倘有他本可據補否以俟他日）

霜紅龕集卷十九

霜紅龕集卷二十

陽曲傅山青主

記

醉白堂記

竇生讀書之堂顏以醉白者醉白生居竇也白生潦倒自廢棄於此邦邦之人有飲之皆欲公榮白生竇生獨不公榮白生生過輒飲飲之惟恐不醉竇生實能釀邦舊有名苦酒務酋多秘其法竇生微之而六物加精心焉其釀遂獨擅於今道人每過未嘗不從白生後數得領其芳烈每一舉盞未嘗不憶竇生爲夏后氏少康之

齋又念生名學周姬周公不可學也而安豐侯融實字周公而儒生又不能學李何哉然融雄據涼州時實轄有酒泉一郡竇生當坐擁百甕自醉醉人陶然自豪時亦無異於周公之臨酒泉時耶凡潦倒廢棄之貧士不能常得酒閒竇生之風欲依之以爲醉鄉幾何而不如坐安豐公哉館後一臺高樹數章拂雲而涼道人顧白生日是可稱小涼州矣復慫恿爲作小涼州詞以歌酒德云

記李賓山

石道人寓盂時即有木石之友二三云一藏山請雨洞石

龍一學宮蜕殼仙槐一則玆李賓山松樹子矣松勝於嵩玆獨稚松韻於疏玆乃密其稱而密也娟修倚抑如不自舉亦不肯輒仆壓而生者出土不起任厥情之所指蜿蜒而斜行類縱遂性不見戕於材盡松之隱者也道人嘗蒲團於下偃仰幽睞蓬耶麻耶蘆荻葭荷耶竹箭耶藤耶不松觀松也松不松觀觀解脫矣松解脫矣谷颸線度無聲而聲天埤土匏而抽菁蔥百年翠管巢和之耶時道人所選坐小麓適甌窶而墳如笙之匏尋逕月來蟾精碎漏白者水耶芒而金碧者荇藻耶移步轉眴不能辨驪魂亭淨瀉極明極晦極晦極明極有極

空極空極有道人失其坐李賓山松樹子下矣洲耶渚耶其在水中央耶又何不褰裳濡足也亦醒亦夢欲言無言道人侘傺而多悲斯則偶有造適於李賓山松樹子林中時也過數日山之僧適塗茨其廠廊成欲道人記之因記一時侘傺而偶適於此小松者如此山則唐李長者華嚴道場今亦不奉長者前殿三大士殿前即其廊廊殿後前相接也後殿一佛佛堦砌左玫瑰一本色香殊勝疑佛菩薩心樹也道場之陰斧劈石業業立如屏石罅拔疏柏十數章小白浮圖出焉石下滿井澄渟弱丈寺僧分潤不少溢竭當一亭苫之惜無作者井

前石町又錯色玫瑰一叢花色不一開輒欲千蕊近方言之所謂十姊妹花者矣佳者游者同未斷悉悉松耶柏耶十姊妹耶

狐大夫廟記

木橋門壕南道右狐大夫祠蓋祠恭世子傅伯氏也故湫隘都會無別祠有司祀典輒此焉蕆然無厥初歲乙巳嘆有禱之應居人始謀報功略莊嚴之有殿有寢有垣有門僾隨竟卽不沈沈靈之來也俞緝穆也西南百二十里賓有狐山山椒有祠麓有墓云大夫及二子墓咸在焉山隸交城似山經所謂狐岐山者也故傳交城

爲大夫故里云左氏傳懷公圉賓殺大夫以不召二子故其言曰子能仕父教之忠至今儼臨晉地惠及蒸民者忠之靈也千百年來非學士家不知有圉之名而圉不能令大夫之祀至於今不絕其一時所謂君臣者又何足道方世子鬼見時大夫告以神不歆非類其芥蔕秦晉間耳類與不類歆與不歆顧難歷言之而地襲曰晉地人襲曰晉人舊都舊國望之暢然即仁人之於桑梓可知矣

上蘭五龍祠場圃記

逆余讀書虹巢數數過上蘭五龍祠祠東南有余家地

二畝祠僧普烈請爲揚爾余許之越二年復過上蘭普烈將築牆於此嵌石其上復請余記之時普烈適新住城之報恩寺寺龍池先生像在焉先生當日文士死焉亭樹非其有贈答吟什非其有子孫亦非其有余約普烈供佛之餘以香火供先生焉烈能聽余是余以二畝地爲龍池先生易湯火也奇奇

雪崖曰碑末題岳王既平琛王斯韞考祥亡羊題楨木折有位無人甫田圍隱巨室工逃七賢一遁蓋崇禎辛巳書也龍池先生無考雜記有王龍池道行者或其人耶

平遙惠濟橋碑記

合亭岡祠源兩水爲中都河略平陶城東北北西趨汾

夏秋山水怒漲人不利涉仍而津處日下木橋處實無橋邱里亦時時言橋之往亦時有財施採石材擬橋焉闕葺撇捩四舉四罷卒不能橋石材尋亦廢没近數年中始謀大作募財鳩工擬必橋之而不知其必能橋與否邑知言者不必橋之成不必誰何可鳩也必橋之成之鳩必劉澤民澤民往爲少年之魁任氣已諾四十長齋侑所不爲勇修人天福果膩顏氈帽高近尺藍布大襖青布齊肩綿帶擁著襆布襪𩑶然古農按氣不任而已諾惟舊諾是役也矢惡誓痒瘝人有尋庶鳩勢則百人之瓢惜哉一錢之蜜不無跋蹯夫劉來稍絡繹引謝

於是權畚專指揮畚無所齟齬爰詢爰度爰遴匠石掘三十尺而弱及泉杆而得厥剛而杆之盞泉泌瀄杵臼乃土乃灰乃糅爐礠灑之澮之行堇行轟僅尺寸而鵝之始也泥吸鵝人笑之既而鵝躍堅人頌之廣幾五十尺縮二百尺有奇而橋基成乃鼻乃拔廣二十尺有奇容兩牛車間獨輪推車一綽縮一百二十尺而橋梁成費無慮七千兩有奇祠宇像設茶橑庫廚分用少半準提三楹則澤民服田之力獨考之適余將游先師山山深茂林百餘里中人畏爲倀夫劉指揮鄉導米鹽餱糧無聲而辦入山巒溪見山木修直可枝踴躍往折乃解

行李出小斧與梁之𨈬彼其鏖糟揖讓一飯十起而小大無用有間矣卽綱紀橋事可知也不知其人請觀其橋是役也面勢定向實如温生毓桂指生事形家者言也始終八九年募緣茶湯供給閱道人凡四而劉演和郭清甯兩人者最滈篤無他皆先勞瘁死今收拾落成者則侯道人沖麓凡大事唱首者不得享其成功類如此哉庶鳩賢勞劉讓之不獨居功應貞諸邱里之言

拙庵小記

拙庵者雪峰和尚以古佛事親之庵也其庵舊名藏拙白子曰拙不必藏藏卽不拙和尚不飲酒母老能少飲

庵中蓄名釀以承顏余與石道人時至輒出所蓄以飲道人與余不藏其和尚而畜酒也和尚實能肅威儀熟字母攤藏中論分小小部亦頗喜讀經史學小詩或者疑其逃墨歸儒也寒山拾得乃復有詩之謂何況資生事業與實相不相違背木人花鳥枯禪云乎哉楞嚴經云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終無所去不為亭主是庵也非蘧廬寄宿之庵安身立命之庵也余嘗贈和尚詩曰出家何必廢田廬無學仍看子史書和尚有親將佛事耆婆借母入山居即以此為和尚說偈願和尚之始終拙而不藏淨衣而持觸器

豈其容巧巧則藏藏則敗矣

缺題

雪峰和尚凡作詩輙自署曰拙庵白居實先生曰庵舊名藏拙拙不必藏也拙不必藏亦不必見杜工部曰用拙存吾道内有所守而後外有所用皆無心者也藏與見皆有心者也有心則貌拙而實巧巧則多營多營則雖有所得而失隨之究之得不償失守之云者可以求可以無求弗求之矣可以舟旋可以無舟旋弗舟旋之矣可以思慮可以無思慮弗思慮之矣和尚家風壞色死灰以爲清淨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

志則拙之道成矣倘太覺寂寞時即以小詩作蠹業解
脫可也

缺題

禿翁之言曰拙不必藏畸人之言曰拙亦不必見傳壽
毛之言曰性之拙處是其真際不必藏也詩又小技果
不必見見則人皆笑之畏人之笑而不見之於人則終
無成就時矣獨覺辟支豈易圓滿但不當爲搖頭之馬
子俟耳後魄釋老志之言曰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
數形澡鍊神明乃證無生而得佛道吾不以此言說法
而以此言論詩苟能至此性不必藏詩可以見見無所

見藏無所見虛靜通照大巧若拙拙豈易言哉當自信心始矣雪峰參

重修九間橋記

九間橋傳云古城濠也橋北小梵云爲方山王府家佛堂梵北郎方山府說其近之住雌僧亦當爲其出入王家便耶九傳而爲今宗玉葺而新之凡補山門殿廊十八間像設有殊惜不於橋加一欄爲言之玉曰我不憖跌死醉漢也盍曰攜酒喧顛橋上實繁有人玉厭之也此邦凡院凡五六所獨此頗不聞檄聲吾又問徒有幾人玉曰三兩个跛底瞎底嗚呼憊矣自云是工其紡績

之功爲多

荼毘羊記

方山門未闢時陶賫芻豢生客末蘇也日衆經行見羣狗子直賫嗥睨之壹羊規賫入羣狗子格之雖劇不退轉僧慈悲揮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穩謂逐諸牧豎日有尋羊來云潘氏役途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迺至此請羣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柰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共禱而鬮之擘赫䖃寫一殺一不殺役鬮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留羊常住去於是羊

得大安穩常住匃參月餘一夜無故殂大則曰善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衆爲羊轉咒荼毗附普同

祈藥靈應記

甲子冬先居士病傷寒十餘日危證皆見呃逆直視循衣摸牀發黃發瘢醫來莫措或傳南關文昌夫子顯異舊人往往於廟中祈藥輒應先兄與弟止左右服事山邊禱之家攜淨水一壺杯一个至廟先叩住持住持言昔誠有此近數十年亦無來求者子但傾水於杯跪祝之時時視杯中若得黑藥病愈遲得紅藥愈速山意雖誠不能無疑殿宇蕭闃山恐壺中或不潔少帶塵埃睇

觀出於日中注水水無纖塵然後入殿措盃神几禱求之移二刻起視則盃面浮黑星十許粒如米臍山即驚怖得未曾有又祝禱之移刻起視則得朱藥三星大小如前黑藥浮游盃面如硃砂粒光圓神彩不可思議山駭喜謝神惠畢即酌之壺中奔還抵舍會午昃先居士卧榻在牖下日光在囪明充屋漏山告禱祝及所得神餌靈異於老母兄弟及以壺水注盃時心驚手顫唯恐或失復自疑或屬眼花眩藏者且戰且注見前丹黑二藥如前分明浮轉動心駭目老母兄弟驚喜無喻即灌先居士口見兩藥皆入幸無撒失灌訖少選即扶倒就

枕隨鬧息小齁齁有酣睡聲睡比晚不煩劇蓋已四五日夜不醒不睡矣及夜分醒時前諸危症盡除再不少作自是日就平泰也奇哉

山追記尊神靈異書付弟子輩無緩也

霜紅龕集卷二十